

全華叢書

8



蘇平仲集卷八

明蘇伯衡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記

川上書堂記

金君自明家平陽之南郭其居第在濠之澹不踰闕而川流可挹也自明隱居教授間以臨以觀而心有契焉因以川上名其書堂而求余記之嗟夫昔者聖人之在川上所爲歎夫水者不在水也在乎道也而余於道猶望洋焉則自明之所以名堂者余安能言

之雖然道固未易窺也而川上之流水則有足徵者矣一日有旦有中有所有夜而水之流也自旦至夜未嘗息焉一月有朔有望有晦而水之流也自朔至晦未嘗息焉一歲有春有夏有秋有冬而水之流也自春至冬未嘗息焉非特歲月日然也流乎千萬年之先而不見其始焉流乎千萬年之後而不見其終焉豈獨水哉於是觀諸日月西者沒而東者生於是觀諸陰陽上者剝而下者復於是觀諸草木榮者悴而區者申於是觀諸鳥獸孳者革而毳者毳亦

猶水之前者逝而後者續也嗟乎何以然乎曰出於
氣乎氣不自神也曰出於機乎機不自運也則何以
然乎詎不聞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天之所以爲
天也天命不已故命於天而形於兩間者亦不已微
之爲草木鳥獸且猶然而況於人乎人之於天也其
氣同也其理同也天地之初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
形氣宰乎形理宰乎氣是故天地以氣爲橐籥焉以
理爲樞紐焉而人之所以爲橐籥爲樞紐者亦惟氣
惟理焉爾氣之在人也榮衛之周流呼吸之出入無

不同乎天也而況於理乎理者何性而已矣性之在
人也無往不體無時不然者何誠而已矣故曰誠者
天之道也夫惟聖人克誠安得人人而聖哉古之君
子不睹亦戒不聞亦慎發乎己之所自知行乎人之
所不見亦謹焉者所以立其誠而全在我之天也獨
之不謹則有時而息矣有時而息則誠之不至矣誠
之不至則無以與天一矣而人也曾水之不如矣嗟
夫有志於道者可不謹乎哉由君子之學進於聖賢
之道余未之能焉抑不敢不勉也竊喜自明之有志

輒相與言之倘有取於是則請以爲川上書堂記

平村山書舍記

延平徐子潛嘗作書舍於順昌縣之平村山實以家藏經史子氏之書適來則卻坐而讀之以求聖賢之學比由進士爲主簿婺之義烏請追爲記余以謂自孔子沒歷秦漢魏晉以至於宋千五百年間學士大夫修儒術者至多讀聖人之書者亦衆求其學之醇而無疵者實少能明六經於一時則有之矣而終莫能使之煥然於天下千萬世猶一日也復六經於無

失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所以載道立教
之言卓若日月之明而心術以之開濟人極以之扶
持世道以之斡旋而到于今賴焉者實自夫周程張
邵五夫子之繼作也嗟乎之五夫子者曷嘗親見聖
人亦不過修其術讀其書而已其所以能爾者豈不
由其爲己之爲務哉人之生也皆有血氣之性有血
氣之性故皆有利欲之心有利欲之心故皆有功名
之志而後世之學有訓詁有科舉有文章有典故有
地理有兵刑名法有星數醫卜而又有老莊浮屠儒

者之學惟聖人之道而已矣吾聖人之道一而百家
異端不可勝數以一吾道而處其間與眾楚人中之
一齊人何異乎而況吾之道其功利甚大而其効則
非若百家異端然可取必於目前也苟徒知尙儒者
之學而不能致真修實踐之功何以收深造自得之
妙於真積力久之餘吾見其義理之微不能勝利欲
之習雖誦說聖人之言難乎免於陰用百家異端之
術以干譽以射利以欺世以希寵榮以徼近効以塞
其功名之志矣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則君子之於

學其可不爲己乎道南之學肇於龜山楊先生而豫章羅先生延平李先生迭出而纘承以授考亭朱先生尙論關洛之統緒有所托乾涓之師友有所据李先生之功蓋莫大焉今十數大儒之書家傳人誦之矣能因其言求其心以明聖人之道者幾何人哉夫亦爲己之功有未至焉耳延平固李先生之闕里順昌延平屬縣子潛生其間濡染其流風不猶身親受教於先生之門與聞言論風指以淑艾之私乎矧子潛氣龐而質厚志確而習美蓋可與有爲者誠念夫

世之忘本趨末而足以干譽欺世者非先生之學也
必尊其所聞必行其所知一洗古今出入口耳之陋
則其爲學也斯密矣而其於道也將一蹙而至矣而
余何足以知之

劉氏新作水竹居記

廬陵劉氏家有堂曰水竹居自宋季稱之矣蓋水竹
先生之所居扁之者丞相信國文公也先生諱棠擢
咸淳己巳進士第授某官時權臣擅政國事日非乃
不上而歸隱於郡西青塘之上信國與先生友善其

持江西憲節也就見先生青塘愛其居水竹之勝徘徊久之大書扁其楹然後去門人因以爲先生別字好事者復繪爲圖其子孫皆克世守之至正壬辰堂燬於寇扁與圖亦不能獨存有字彥中者先生之曾孫也謂堂之有無乃門祚升降之機棟宇不興則無以起後人之孝思遂以洪武四年卽故址重構焉於是其友周君思中爲請於余曰幸爲記其興復之自釋張前人之美以垂訓於將來余惟信國忠義自靖雖死生之大弗顧也天地間何物足以動其心乎而

謂愛夫區區水與竹乎得不以先生嫖節雅量使人
卽之而愛慕者未易以形容夫淇澳之竹美衛武公
者托焉萬頃之陂美黃叔度者托焉今雖莫知所以
形容先生也托諸水竹尙亦比德之義也夫不然惟
水惟竹無地無之苟非有托乎爾則又何愛乎爾余
之生後先生百餘年余之居去先生千餘里何足以
知先生卽信國之愛慕先生與先生之能動信國則
其人品宜何如哉君子之澤不可斬也堂如之何其
可不復也宜乎彥中汲汲焉興作之爲務也以余觀

於彥中其除瓦礫而事構築也豈曰以爲一家之美
觀云乎亦曰我祖之覆燾我後人者固有出於斯堂
之外然堂乃我祖居處之舊精神嘗往來乎其間今
舊觀云復凡我後之人升其階行其庭入其奧尙相
與思其平生以想見其人仰夫榱桷不啻若覲夫儀
形競於學問興於德藝使詩禮纘承衣冠引翼則氣
習之永存風猷之不泯書所謂無遏抑前人休光者
其始庶幾乎於戲彥中如此可謂能世其家矣豈徒
一時興復之功有足稱道哉遂不辭而爲之記

世美堂記

南昌李氏有世美之堂在郡城之修仁坊其先曰端明殿學士兵部尚書贈開府儀同三司豫章郡清惠公之所作也公諱大性事寧宗嘉定四年辛未夏以寶謨閣直學士出守於吳寧宗親書世美二字以寵其行公於是卽鄉郡作堂以侈上賜焉蓋李氏唐宗室世家四會居南昌者自清惠公之曾祖始曾祖諱積中起家進士官至殿中侍御史翰林學士以元祐黨人謫居南昌因家焉殿中生衛尉丞良弼衛尉生

戶部郎中知徐州安國戶部子七人清惠公其長子也次大異寶謨閣學士封豫章郡侯次大理知真州次大東江淮制置使建康留守兵部侍郎封豫章郡公次大京知撫州次大成主管建昌仙都觀次大鎮朝奉郎一時父子兄弟持節剖符爲公爲侯先後相望亦盛矣哉視元凱之世濟其美殆無愧焉有臣如此爲之君者何如其喜形於宸翰以寵異之烏能已也而堂之作所以對揚天休光昭世德矧可以已乎今國子正宗頤清惠公七世孫也伯衡辱與爲僚因

得觀其家乘考其顛末宗頤謂堂未有記請追記之
伯衡之生去公遠矣烏足以知公而記公之堂哉然
竊聞之故家右族雖不復傳珪襲組而氣習之僅存
風聲之未泯猶不失爲能世其家固已難矣況於衣
冠之蟬聯奕葉如李氏者匪直保其氣習續其風聲
而已豈不尤難乎哉此其所恃以庇覆必有出於堂
之外矣夫堂猶非所恃又烏在記之有無也雖然當
其時功名富貴與公等者爲不少矣計其第宅之鉅
麗傑特百倍於公之堂者其豈少耶今欲求其彷彿

但是荒墟廢址荆棘生之而瓦礫無復存焉者矣自
嘉定辛未至今洪武庚戌一百六十九年變故之荐
更而公之堂翼然其後人世居之居之者又有文學
位望若宗頤者焉於是可以觀德矣則堂不可無記
也噫莫爲於前雖美而不彰莫爲於後雖盛而不傳
李氏世子孫其無忘爾祖之芘覆哉

安遇堂記

錢塘姚志道作安遇堂於其居第之中介徐進善先
生求余文爲記進善亟稱志道之材之美年且踰強

仕矣而名不登於仕版迹不離乎州里然而未嘗戚戚以悲汲汲以求居嘗自誦曰使吾隱約以終耶吾何知焉使吾有時而達耶吾何知焉吾知惟吾所遇安之而已矣雖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仲尼獨與顏淵而羣弟子不與也然則惟遇之安固君子之當務而豈易能哉吾何敢自以爲庶幾抑將盡吾心焉爾此志道之志也故榜其堂曰安遇云乃若俾一言以相之則繫子焉是望余嘗慨夫天下之士居則願華厦衣則願文繡食則願膏粱於是賤干貴貧慕富以

逞其欲而富貴者又往往患失而臨事計議其美惡而就避之素其位而行者果如是乎哉於時乃有若志道者以志道今日之處貧與賤苟不戚戚於心不汲汲於外則他日之所處雖位之鄉相祿之萬鍾豈不頽乎至順哉其度越人也遠矣則余雖不識志道於進善之請烏得已於言乎昔者聞之當爲而爲之者此之謂義莫之致而致之者此之謂命命存乎天義在乎我故凡有生之所遇休咎也通塞也貴富也貧賤也莫非命也我何所容心哉何所措其智力哉

惟君子處之曰休咎而休咎曰通塞而通塞曰貴富而貴富曰貧賤而貧賤而不寘欣戚於其間則義所當爲也雖極天下之變不失吾素守也夫是之謂安遇古之聖賢若大舜若伊尹若傅說若周公非安於遇何以僦然漁於河濱耕於莘野築於傅巖而不以爲辱也巍巍然君天下相天子居之若固有而不以爲榮也卒然遇風雷而不知其爲變也紛然致流言而不知其爲禍也仲尼顏淵則不遇以終已畏於匡絕糧於陳居於陋巷而其樂自如也其與有天下而

不與焉者夫豈異乎哉故曰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
不損焉安之至也彼何以若此安遇也哉道無往而
不在無時而不然聖賢之行無適而非道也故夫聖
賢遇無不安者非安於遇也安於道也道一而已時
自異耳烏乎往而不安哉非固知義命者其孰能之
是故義命猶權度也天下之物亦眾矣以一人之心
當天下之物而輕重長短之情無或失之者有權度
以處之也君子而不知義命卒然與事變相遇而不
失其素者幾希又何以能無之焉而不安也此乃余

所學者嘉志道之有志故因進善之請而以告志道
信其能安遇矣乎

節義堂記

處州衛知事魏君以節義名其堂使來請曰自吾有
堂堂有斯名亦已久矣然未有發其義爲吾記之者
敢屬筆焉余聞魏君家梁溪梁溪於毗陵爲勝地九
龍之山天下第二泉在焉魏君作堂其間不以觀遊
爲美而以節義自修亦可以見其志矣乃記之曰節
義之立不立豈惟君子鄙夫所由判國家治亂安危

亦恒由之何以知其然也士之出於三代之際者養
之有學校淑之有教化莫不篤於道周於德有過人
之節取予辭受出處必以其義得失利害禍福不動
其心殺之可也辱之可也飢之可也寒之可也爵之
以五等之國富之以萬鍾之祿臨之以三軍之威使
易其所守而胥爲不善不可也夫如是故可以共逸
樂而亦可與同患難三代之所以長治久安其豈不
由此也歟厥後惟東漢諸君子無愧焉自元興以降
臣寺專政挾天子威權以薰灼海內紀綱於是大壞

矣而當時君子其在位者則抗志羣小之間不少屈
意以迎合附麗至於羅織鉤黨之獄起而其節操愈
堅其在野者則聞風慕義慷慨奮激棄家族骨肉相
勉趨死而不悔夫如是故終漢之世不軌之徒懷篡
奪者後先相望皆忌憚而不敢直遂而漢之社稷危
而不遂亡者實賴之也然則節義之所係豈細也哉
近世學校不修教化不行士鮮不爲習俗所移放其
邪心役於外物區區貴富何足爲重輕而求之者墮
名節捐禮義不顧性命而惟恐不得僥倖得之媁媁

以爲容詹詹以爲悅汲汲保身固位以爲務平居莫肯直道以事上緩急遂至鬻國而叛君若是者雖曰累千百何益於人國家哉聖天子知節義與國家相與有無創業之初庶事未遑而獨於前朝伏節蹈義之臣或優以體貌或寵以褒贈或列諸秩祀或錄其子孫以示風厲丕變邇來垂兩紀矣雖朝廷清明四方無虞士大夫幸而享富貴之樂不踐患難之途無由以奇節高義自見而豈可不力也哉忘其勢而取舍不悖忘人之勢而特立不懼招之不來而麾之不

去斯何莫非節義也豈必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而後
爲節爲義哉故觀魏君之名堂非所謂有志者乎雖
然人之所恃以斡旋萬變者氣而已有以養之則細
人芒忽而不爲歉大塞天地而不爲盈不以困抑摧
挫而亡不以安富尊榮而存蓋有以爲氣之主也故
隨其所遇而皆安投其鄉而如意衆人之於是氣也
無物爲之主而反聽命焉如喪將之兵如朝霧之氣
如暴雷迅雨之涌水其始也非不可畏而可悅假之
斯須之時則已潰散消涸而不見其迹矣未有處大

事臨大節而不顛倒失措者由其爲氣所使而莫爲之主故也均之是氣也有所養者爲正氣無所養者爲虛氣惟氣之正者浩然剛大不變於物持虛氣以處夫紛紜之變其不變於物乎有志於名節者苟不明道集義以養其中而惟用虛氣求有所樹立非余之所知也願與魏君勉焉

存古堂記

故集賢吳公家有存古之堂公薨後十有八年其諸孫惠卿請伯衡追記之伯衡素服公之碩德懿望嘗

獲拜其履烏喜惠鄉之克世其家而又幸附名於其
堂乃不復以晚陋辭而爲之記曰三皇五帝之世之
謂上古夏后殷周之世之謂中古秦漢魏晉隋唐五
代宋之謂近古近古去今未遠也而中古則遠矣中
古去今未甚遠也而上古則已遠矣軒轅氏之鼎陶
唐氏之鬲有虞氏之敦兌之戈垂之弓和之矢此上
古物也而猶有存者況於中古乎夏后之璜殷人之
爵武丁之卣伯乙之鬯楚姬之寶盤仲姑義母之匱
崇之磬離之釜此中古物也而猶有存者況於近古

乎嗟夫今之世去上古中古如彼其遠也而往往尙存其物者由人之貴之故寶之寶之故存之也抑非有勢與力而又有鉅貲雖欲存之亦烏乎能存夫必勢必力而又必鉅貲而後能存存之雖多而何益之有然世之溺焉而惟恐其不存者恆多天下有物生天地之先爲人物之祖其古也無以尙之其於人也不可一息缺其存之也不待勢不假力不待貲然而世之存焉而惟恐其失之者未嘗多也何哉吾之所謂物者道焉耳矣此天所與我者孟子所謂存於人

心而皇王之所由者也古之聖人賢人不存此而聖
而賢者未之有也古之愚人不肖人存此而愚而不
肖者亦未之有也今之人莫不希古之聖賢顧獨用
其心與力於古物間惑亦甚矣夫存其恃勢假力待
貴者而不存其不恃勢不假力不待貴者不過一好
事之豪耳將以稱於天下曰賢者則不可也夫所貴
乎賢者以其能存皇王之道也存皇王之道則今之
人是亦古之人而已矣是則道者豈非至古而至可
貴可寶者歟何可以不存之也人惟知離釜崇磬楚

盤殷爵夏璜和矢垂弓兌戈虞敦之爲古也則存之
而不知莫古於皇王之道也故莫之存也苟知皇王
之道有古於虞敦兌戈垂弓和矢夏璜殷爵楚盤崇
磬離釜則知世間古物非古而好事者之所存者不
足存矣惟好事者之所存者不足存然後皇王之道
存於天下是故道之能存也則其家古物雖無一焉
不失爲古之士道之不能存也則其家古物雖累千
百焉不免爲今之人此君子之所存在此而不在彼
也惟集賢公起儒生際盛時由上都學正八遷而爲

集賢大學士自將仕郎六轉而爲榮祿大夫始終一
節爲時名臣其平生事業固非伯衡所能知乃若以
片言悟時宰使之灼知大義滅親爲當務而力佐人
主竄權奸存君臣之義安危疑之勢可不謂之賢乎
微道之素存則亦何能爾哉公旣以之發身又將以
貽厥後是以有此堂也豈世俗惟古物以爲存以誇
示於衆者可得而比乎凡公之子姓誠克守以爲訓
而存其所存則生乎今之世何患古人之弗若而居
斯堂也尙亦無愧哉

師古齋記

耕稼未有不師神農后稷者也古之善耕稼者神農
后稷而已矣不師之不足爲良農貨殖未有不師白
圭猗頓陶朱者也古之善貨殖者白圭猗頓陶朱而
已矣不師之不足爲良賈爲弓莫不師揮爲鍾莫不
師倕爲車莫不師公孫氏爲宮室莫不師公輸子揮
也倕也公孫氏也公輸子也古人之善爲弓爲鍾爲
車爲宮室者也師之而后足爲良工於戲農賈百工
然矣孰謂士之於字書也擇古之善者而師焉而不

及古之人乎周有史籀秦有程邈李斯漢魏有蔡邕
張芝皇象鍾繇之屬晉有索靖衛瓘卞壺張華謝萬
王逸少父子之倫唐有褚遂良薛稷歐陽詢虞世南
柳誠懸顏真卿韓擇木李陽冰之輩宋有蔡襄黃庭
堅米黻張有吳傅朋之徒皆書之善者也吾之於籀
於篆於隸於分於真於行草也師之數十人焉則吾
之善篆隸分真行草是亦之數十人而已矣豈獨書
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孟軻古之善爲人者也
爲今之士而欲善爲人夫安得而不以之爲師乎是

故文王去周公古矣而周公儀刑之堯舜文武去仲尼古矣而仲尼祖述憲章之仲尼去孟軻古矣而孟軻學之古之聖人賢人猶師乎古之聖人賢人而況今之士乎商書有云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今之爲士者誠能奮然自勉曰天之所以與我者豐於古而嗇於今也則古人非吾之所可及也今人猶古人耳未嘗有豐嗇也古人爲聖人賢人而今吾爲眾人豈不可恥乎夙興夜寐言焉而師其言行焉而師其行猶之工之師揮師倕師公孫氏師公輸子賈之師白圭

猗頓陶朱農之師神農后稷則生乎今之世有不肩
乎古之聖賢者鮮矣於戲非有志之士孰能與於此
哉同郡宋君仲珩嘗治一室以居六經羣聖人之書
而仲珩尤工字書凡周秦漢魏以來下逮唐宋諸賢
之法書銘刻莫不皆藏焉事親有餘力則誦而習之
於是扁其室曰師古而求余記之夫仲珩之嚴君太
史先生以高文夙德爲當世宗師仲珩家庭之間父
子自爲師友可謂得所依歸矣而仲珩不自足也必
曰我師古之人我師古之人不亦有志之士乎其克

充是志也而力行古之道則追配古作者豈直字書而已哉雖然宋襄之不鼓不成行不禽二毛房綰之車戰王安石之用周禮皆自以爲師古也而或亡或敗或至於厲民是故士當師古而不可泥古仲珩尙慎旃哉斯言也敢請質諸太史先生苟以爲可則因以爲記

景古齋記

平陽有好古之士曰吳元範氏凡一言一行皆師古之人而性嗜篆隸真行諸書非古不爲也於是名其

居曰景古而徵記於余余辱交元範欲其景慕夫遠者大者乃告之曰世人知景慕乎古矣而可不景慕其所貴者乎夫神農氏之耒耜黃帝之衣裳陶虞三代之圭璧鼎卣孔子之劍履顏子之簞瓢此天下至古之物也而已不復存藉令存焉雖景慕而無補會稽之罟之遺碣泰山鄒嶧之斷碑凡秦漢以上遺物故器鳥迹蟲書仙宮鬼塚詭異幽怪難識可駭之字此亦天下之古物也今間存者雖可以悅目適意然景慕之於人無足輕重鬻熊太公老聃楊朱墨翟莊

周列禦寇荀卿管晏申韓之屬所著之書太史公之
史記不韋淮南之訓覽以至魏晉以降幽人狷士憤
世嫉俗作爲辯論多者數十百卷少者爲言亦數萬
此亦天下之古物也今其存於世者固足以考既往
之得失稽道術之離合而所以輔世植教迪民彝而
成治功者不在爾也吾又何景慕焉吾之所貴而景
慕不暇者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易堯舜禹湯文武
之書商周魯十二國之詩春秋禮經大法宏謨洙泗
之所陳濂洛關閩諸子之所申遠徵近取著之於心

服之以身施之家則長幼序而親疎穆措之國則教化行而風俗淳是則天下之至古而可貴可景慕者孰有加於此乎然猶未也吾心之中有物混融離之爲五常揭之爲三綱明如日月而無所不照大如天地廣厚而周通推之乎其前而無始推之乎其後而無終是爲古今之會事物之宗在昔聖人賢人未有不貴此者也吾景慕聖賢而行之以道而持之以不息而全之以不失則聖賢吾可幾而及之矣豈非善景古者哉何必上探太始而希跡鴻濛也耶

堅白齋記

平陽王伯原業詩書而樂恬靜工文翰而慎交遊潔
庵孔子升先生之內姪世家王與邑著姓也嘗卽居
第之西闢齋以爲藏修之所負鳳岡揖龜嶼遠則層
巒聯絡乎左右近則喬木參錯乎後先問名於先生
先生名之曰堅白齋未及爲作記而先生逝矣至是
介先生仲子怡伯謁余而請焉嗟夫先生豈不欲伯
原以公孫龍之幻爲戒而以仲尼之言自勉乎其望
之也至矣蓋天下之物方其未磨涅也堅白有餘者

恒多及其既磨湲也堅白不足者恒多今夫飭也篋也石也非不確乎其堅磨之則磷矣不以磨而磷者惟玉乎是故物無定堅定堅玉焉爾矣今夫雪也羽也絲也非不皦乎其白湲之則緇矣不以湲而緇者惟玉乎是故物無定白定白玉焉爾矣莫堅於玉而亦莫白於玉故天下無物可以言堅惟玉可以言堅無物可以言白惟玉可以言白玉也者足於堅白者也鎚石以擊之不毀也淤泥以漬之不染也雖百磨百湲又豈憂磷與緇哉富貴貧賤禍福死生所謂事

也無常而使人喪其大節有甚於磨聲色臭味輕煖
狗馬所謂物也善惑而使人失其本心有甚於湟然
而君子惟患志之不定而事之無常不患也惟患德
之不純而物之善惑不患也古之君子當大任而不
懼蒙大難而不怵變故交乎前而不亂窮達更乎身
而不易誘之以不貲之利而不詭隨劫之以鈇鉞之
威而不回屈無他焉志定而已矣自視采色而不眩
耳聽聲音而不瑩口食肥甘而不爽身處佚樂而不
溺馳騁田獵而不荒從車百乘而不驕無他焉德純

而已矣嗟夫志之定也德之純也猶玉之堅也白也
應乎事而事不能累交於物而物不能引不猶玉之
不磷不緇乎然則學者不持其志不經其德可乎何
以經德曰寡欲何以持志曰養氣氣養則志定矣欲
寡則德純矣德純而志定則玉不足爲吾堅亦不足
爲吾白矣吾也接物而本心不失臨事而大節不喪
焉往而不若古之君子哉先生名齋之意詎不以此
伯原其亦知所勉夫書而歸之所以記也

巽齋記

巽齋者前平陽州學教授孔君子亮藏修之室也其
扁江浙行省左丞番易周公伯溫之所書也子亮居
兄弟中第五於巽之次有合焉其室在東南隅於巽
之位有合焉此齋之所以名巽也而徵余言其義以
爲記夫巽之義聖人作易旣言之矣其又奚言顧子
亮名齋之意雖本乎先天之位次而巽之所以爲巽
則猶有當推言者焉嘗聞齋也者謂夫閒居以養其
心若於此而齋成也孔子不云乎聖人以此洗心而
退藏於密然則於斯閒居而以易養心豈非孔氏之

家法乎大凡卦有象有辭有變有占而隨風則巽之
象也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則巽之彖辭也君子以申
命行事則巽大象之傳也而觀象玩辭則居者之事
也子亮辭典教之職退而家食藏修游息於斯其於
有攸往見大人者察之必至審而於申命行事者究
之必至悉動則觀其變玩其占而已言乎其變則巽
自遯來遯而爲巽四乃得位得位而近君其動之占
所以悔亡而有功者四以一陰處四陽之間而順於
五皆以正而相得巽之善者也子亮神明之冑學術

之優年高而德劭望尊而譽隆豈果於遯世而不動者哉一旦國家旁求耆老修漢家聘申公故事束帛加璧賁於邱園安車蒲輪御以上道進居近列衣被清光則所謂得位而近君順而以正相得者不在易而在子亮矣而況莫吾用而未始不動莫吾舍而未始不隱而吾固自有未始與之俱動俱隱者存焉夫如是則子亮之於巽也斯密矣豈徒次與位之有合而已乎易之取義非一端是故巽爲有攸往見大人申命行事而又或爲伏或爲隱竊懼昧者疑子亮之

退處斯齋有類乎以潛伏隱藏爲異者是以爲之
記

松石齋記

人之常情於天下之物接於目而不以爲異者日見
之而一日不見焉猶不能忘情也況接於目而以爲
異者日見之而一日不見焉獨能忘情乎哉此陳君
子仁松石齋之所以作也君合肥人隱居黃陂湖鳳
臺山之間仰而見夫蒼然挺者直者樛者若總干若
蛟龍騰若幡幢列則松也俯而見夫嶄然銳者橈者

突者若置棊若虎豹蹲若圭璧植則石也心甚異之事親之暇讀書之間視若大賓狎若密友未嘗一日不接焉去年春朝廷聞其名召至闕下說書東宮擢知平陽縣事君奉命而來宣德意布教條給賦稅平獄訟孜孜若不及退處便坐仰焉而松俯焉而石莫之見也懷思焉悵望焉以名其軒而求余記焉於戲君之異夫松石而情之不能忘若是其必有以取之也豈留意於物哉昔者聖人於松不曰後彫乎於石不曰不磷乎後彫之謂貞不磷之謂堅凡物之貞堅

固無若之二物者而其用尤莫大焉故夫松以之製
器以之作室故夫石以之攻玉以之補天使君不有
取乎爾則何以異之而情不能忘若是耶異之故知
之知之故取之取之故不忘之不忘之故比德之不
暇也然則挺貞堅之節周當世之用將不在松石而
在君矣此固縉紳士之所望亦君之所自任者故以
之爲記

靜學齋記

非學無以廣材非靜無以成學嘗聞之諸葛孔明已

獨不知以靜而爲學乎抑靜之時而後學乎如使必
靜之時而後學也則通國之人終日能處深山窮谷
者無幾也終日能杜門卻掃者無幾也終日能不與
事物酬酢者無幾也而人之生日用之間不能不有
爲亦人道之當然也朝有爲則朝不得靜處日中有
爲則日中不得靜處暮有爲則暮不得靜處朝而不
靜則朝不暇學矣日中不靜則日中不暇學矣暮不
靜則暮不暇學矣豈惟自朝至暮無靜處之時自旬
日而閱月而踰時而終歲寧復有靜處之時然則將

何時而暇學而學無乃遂廢乎尙何成學之望乎以此知學須靜云者亦曰靜以爲爲學之地而其要則不過心不妄動云爾無若奕者然方奕而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則心不妄動矣心不妄動雖不處深山窮谷不杜門卻掃而與事物酬酢不害乎其靜也心妄動雖處深山窮谷雖杜門卻掃而不與事物酬酢不免乎其不靜也靜則焉往不可與共學而學焉有不成者不靜則焉往可與共學而學焉有成者是謂靜在內不在外以心不以境彭君

仲輝平陽之雅士也隱居田里絕意名利言動以禮
自律朝夕篤志詩書間則從縉紳先生考德問業嘗
取孔明語扁其書室曰靜學齋因張子玉氏求余以
爲記故與之言於戲夫人處乎闐闐能專心於學且
猶成也而況仲輝閑居山林無事物之奪而專心以
學所成就豈不過人遠甚他日聞平陽有傑出乎其
類者必仲輝也

幽齋記

深山邃谷草木叢茂樵蘇斷絕地之幽莫加焉綠陰

清晝萬籟俱寂纖塵不驚景之幽莫加焉宴坐終日
目耳無營心念凝默趣之幽莫加焉地惟幽故勝景
惟幽故靜趣惟幽故適以幽適之趣遇幽靜之景處
幽勝之地其爲樂蓋有不可名言者矣而非心解神
釋者何足以知之楊君孝忠蜀人也家在嘉定之龍
游其山則有三峨龍門登瀛焉其川則有瀆江玉津
大渡焉孝忠未出仕時日徜徉乎其間木石與居麇
豕同羣喜其地與景並幽有會於其趣而得以樂其
樂也因扁其居曰幽齋茲涖官平陽與余邂逅以余

亦蜀人也有鄉曲之雅求文爲記昔者君之樂乎幽也余固不得而窺焉觀夫今之在平陽也有錢穀有徵發有期會有營繕有聽斷有送迎可謂煩且劇矣地也景也俱非復昔之幽矣而君自朝至夕從容暇裕初未嘗不樂也間過其寓閫乎寥乎門無請謁人迹幾斷雖在城郭之中公署之內而隱然若山林之幽宜乎孝忠之樂易地皆然也道二出與處而已矣處則山林出則朝市雖曰殊途而吾之所以爲吾者豈有間於其間哉故曰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

焉君子所性不以窮達而加損而況於趣乎然而未
易能也而孝忠能不擇地而幽幽而適真賢乎矣古
之成功名而享富貴者必終始一節惟其所遇而安
者也然則君他日所成就孰得而涯涘哉

洗心亭記

東陽蔡伯圭氏通判撫州之二年作亭於公堂之西
池上退食之暇則於斯危坐而息煩內省而滌慮因
名之曰洗心而以書來告願有以記之於乎伯圭夫
豈有取於坎然一勺之水平始其志存乎聖賢之學

因借易所謂洗心以退藏於密者以發之也余雖淺陋能不樂告以所聞乎夫天下之事不爲少矣而古之所謂聖賢者萬事至而無不接接之而無不得其情天下之變亦無窮矣而古之所謂聖賢者萬變觸而無不應應之而無不得其當今世之士左一人呼焉右一人問焉其唯諾不亂者鮮矣前一人挽之後一人推之其舉措不失者鮮矣而聖賢者以一心之微應接天下之事變常恢然有餘裕此豈偶然哉主靜而已矣惟其靜也夫然後足以制動靜足以制動

者靜亦靜而動亦靜也是以無爲而無不爲無不爲
而未嘗有爲此之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也故聖人之心湛乎其猶澄江魚龍居焉鰕蛤生焉
鳧鷖浴焉螭虬投焉牛馬飲焉神妖怪物藏焉荒查
醜石容焉千漚萬泡起滅焉搖焉溷焉莫能汨焉而
映徹萬象纖毫見也妍媸鉅細無遁形也遺針墮芥
可指取也夫其靜何以能爾也則亦仁而已矣故曰
仁者靜淵哉仁乎其洗心之要乎果能仁其有不靜
乎焉有靜而不退藏於密乎聖賢之學無先於此矣

然則其洗心也豈真有以澡雪之而其退藏也亦豈
兀然伏其身頽然無所用其心哉彼揚雄者顧以爲
世之賢人之所以自養其心者如人之弱子幼弟不
當出而寘之紛華轆轤之地嗟乎亦已不思矣吾恐
其習之無素卒然與事變相遇義利不辯取舍不明
幾何其無錯謬而顛寘也而是心難乎免於桔亡矣
獨不見未嘗更事之子弟一旦出而任其家豪奴悍
婢皆與之仇盜賊又乘間而入據其室朝夕擾擾且
不暇尙何暇雍容應接賓客哉故夫養心猶將兵也

善將兵者素蓄方略治三軍之眾麾八面之敵而其
身嘗逸善養心者去情卻欲羣於萬有之中立於萬
物之表而其心嘗靜又烏事夫兀然頽然如木偶人
者而後曰靜哉雖然余之言何足徵也伯圭黃文定
公王文憲公金文安公許文懿公里中子而四賢實
以朱文公之學相授受伯圭夙既有聞今出而仕又
適在陸文安公鄉郡文安雖不可作然而尊其所聞
行其所知詎不有其人耶伯圭嘗試就而詢焉不有
得於此必有得於彼矣其殆有以啓予者乎而余言

烏足徵哉

梅初亭記

翰林學士江夏魏公有別業在蒲圻嘉花美卉種種
蒞植而公於梅獨有取焉遂本邵子所謂梅初以名
其亭公之言曰吾嘗求之晝夜矣日往則月來月往
則日來而晝夜莫不有初也徵諸四時矣寒往則暑
來暑往則寒來四時莫不有初也又嘗質諸天地矣
浮而在上者爲天凝而在下者爲地天地莫不有初
也合之爲宇宙宇宙各有初也散之爲萬物萬物各

有初也然而未易窺也而吾於梅見焉時乎冬也雪
霜凝沍萬木枯槁兩間之生意幾乎息矣而梅也粲
然而有華盎然而獨春傲極陰於方隆回微陽於最
先造物之發育於是乎權輿矣故吾之取夫梅也豈
曰翫物云乎吾之名吾亭爲梅初也豈曰其秀爲其
實之初乎蓋以其方於一陽來復之初爲眾芳敷榮
之始猶正爲歲之初也猶朔爲月之初也猶辰爲日
之初也伯衡聞而歎曰嗟乎草木之榮非自榮也固
有榮之者焉草木之悴非自悴也固有悴之者焉而

其榮悴乃氣運之先見者也故曰天命不僭貢若草木是以君子往往觀之以識夫屈申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機然非有道者其孰能與於斯今夫梅之榮於冬人之所同見也至於驗陽剛之復則公之所獨也公真有道者哉且國之將興必有卓識之士明炳機先察人心之趨向神鼓舞之術而相與維持作興之沛王化於大行以共享乎成亨嘉之治考諸載籍可見矣聖神啓運萬象維新又天地開闢之一初也而公以夙德雅望爲天子之所優禮出則持憲度入

則居侍從神化宜民臻斯世於雍熙不維公是望而
望之誰哉伯衡不佞請以是記公之亭

南軒記

池生莘仲得南軒先生張宣公所遺端石方硯硯背
刻銘文凡三十二字及南軒二字銘公所自著字亦
公親筆云莘仲視之不啻如弘璧大玉也治特室以
居之以爲南軒公之自號斯室居公之硯其硯所居
表以其號禮亦宜之故名之曰南軒且請於余曰願
有記惟公生宰相家而奮以古聖賢自期嚴義利之

辨而卓然有見於大本迄能任夫道統之重其參贊
督府已傾一時及魏公喪甫葬抗論和議之非遂受
知孝廟郎省講筵更任迭處五握州符三持使節其
剛大之氣譽謬之風宏遠之略豈弟之政修攘之術
出處之際皆非當時君子之所及雖年未五十天遽
奪之而有公輔之望可謂名世者矣後公而生者慕
公之爲人願一見之有不可得之慨聞其風聲且猶
歛衽況得見其遺物若硯焉者號名具在氣澤斯存
豈不猶親見之乎不知寶之愛之尊之貴之此尙德

之心也而豈文房之寶之謂歟一硯之微長不滿尺
厚不盈寸而莘仲居之以特室表之以其號烏可謂
過也哉蓋公之所以不朽者不係硯之存亡而公之
賢則硯之輕重係焉夫其人賢矣其一物之遺後人
寶愛尊貴之至於此也然則人固可以不賢哉於戲
公精微之蘊見於其書而施及於今者豈直硯之比
乎則夫以寶硯者寶其書夙夜勉焉是講是習是蹈
以希夫公之賢烏乎可已耶如是則莘仲誠哉尙德
者矣而凡登其軒觀公之硯者其不特有所慕其亦

思所勉也夫

清源書隱記

奉新之大源宋翰林直學士余公之故居在焉子孫皆克守其先業曰可立者公之六世孫也清源書隱則其藏修之所也可立司征平陽謁余而請記余雖未嘗至其地可立言之甚詳大源去奉新縣治西南二十里其南白鶴峰峙焉其東障以雙鳳犀牛諸山而下馬村應城祠接焉其西直以登仙嶺而張天師壇李八百洞在焉清溪環繞而襟帶乎其間余氏之

居大源自豫章太守始六傳而至學士居第則其所
創數百年之喬木鬱乎陰森而薨桷隱見於蒼翠之
表過而見焉者不問知爲舊族也前有旌表亭有仙
人劉道真石刻其略云時有青雲士孫孫不絕書至今
存焉由是觀之山川之環合風氣之綿密可想見矣
竊意居其中者豈獨余氏而已與太守居並時者今
亦有存焉者乎與學士居並時者今亦有存焉者乎
藉令有之其子孫亦有以儒世其業若余氏者乎余
氏歷宋元以至於今上下四百年矣而世澤沛乎其

未艾也何彼之泯沒無聞者衆而余氏之世彌久而益振豈扶輿清淑之氣獨鍾於一家是不亦可深長思乎蓋衣冠之引翼由忠厚之積累忠厚之積累由禮法之承傳禮法之承傳由詩書之講習太守積書以遺後人而學士能講習之故其門戶益大學士積書以遺後人而可立能講習之故其門戶不墜夫書非積之難而讀之難非讀之難而含其英咀其華得諸心爲實德行諸躬爲實行茲惟難哉今可立之書室以書隱命名余意其書必插架而充棟也凡子若

弟誠克真知而允蹈心得而躬行則胥爲善士之歸
大源之有余氏余氏之在大源豈不相爲悠久也哉
余輒本其世澤淵源之懿而道其不可不以前人自
力者爲記若夫山水林壑之美詠奇勝絕之觀當有
妙於文辭者爲可立賦之

南華謫居圖記

洪武元年夏國子祭酒許先生謫韶州卽唐宰相張
文獻公祠以居祠在州城之北而城南有山曰南華
直乎祠之前其岡巒起伏草木行列朝霏夕靄不出

戶域可以盡得之先生著書間暇時時臨眺而樂焉
曰使吾爲此州人奚其不可也於是號南華逸人且
屬龍虎山道士方壺子繪之縑素云初上行幸金華
訪求文懿公之後得先生召之見未至而乘輿還京
師驛召先生赴京師一見與語大說爲立京學命爲
教授鑄印使佩之仍命入傳皇太子及諸王已而改
京學爲國子學拜博士未幾學陞正四品拜祭酒出
入兩宮且垂十年自稽古禮文之事至於人材之進
退時政之弛張無不與議先生感奮圖報是是非非

無所顧忌所爲學校修廢舉墜更規設法以教養者
數十事無不施行其見知於上者至矣然亦不勝夫
人之媚嫉也會先生嘗以學官什器用之私室言路
因以移用官物坐之章入上覽之而笑而媒孽先生
者不已於是韶州之命行矣夫以文學侍從之賢一
旦以微言而遠謫嶺海間去親戚而伍夷獠人將不
勝其戚戚先生不惟不戚戚且安而樂焉觀其自號
有終焉之志此其學問之過人爲何如蓋君子求在
我者而已矣使其中有所愧何往而能安使其無

所愧何往而不安是以吾祖文忠公之安置惠州自言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北歸之望已絕方自肆於山水之間惟日不足何曾以謫爲意也今先生之志豈不猶之吾祖哉不然蠻邦窮裔連山複壁蛇蟲之所潛瘴癘之所聚此羈人遷客之所以悲思無聊而不勝者又何足樂也余故著先生出處之故覽斯圖者得以考焉

蘇平仲集卷八終

蘇平仲集卷九

明蘇伯衡撰

邵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記

定軒記

劉君公翼以浙江按察知事入奏留京師搢紳與之遊者誦君之美而告於余曰劉君故儒生也雖躋膺仕而雅不忘舊學故有齋居之所曰定軒願乞言於子以記之余聞之愧且謝焉鄙人於聖賢之學未之有得劉君之所以名軒者烏足以知之將以言其猶

也又未嘗及君之門瞻望其輪奐之美二者何居雖然竊嘗觀之矣二儀高厚而無窮七政循環而無端四時變化而不測而莫不有定運焉人之爲人手足耳目口鼻之爲體與夫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之爲物而莫不有定形焉五方之異音九州之異俗智愚賢不肖強弱勇怯之異質而莫不有定理焉內而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外而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而莫不有定職焉予奪廢置誅賞黜陟有定法焉尊卑上下之於輿馬

宮室器用服食有定制焉朝覲會同冠婚喪祭飲射
蒐田有定禮焉四民有定業焉百工之作什器有定
式焉凡窮達有定分焉道合則合道離則離有定守
焉惟其運之定也是以章部會元分至啓閉盈虧薄
食退留伏逆可得而推惟其形之定也是以峙者流
者飛者潛者動者植者倮者可得而名惟其理之定
也是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
友之信放諸四海而準惟其職之定也是以治眾若
治寡而庶事不勞而集法一定而不可私也故尊爲

萬乘命一有德討一有罪而必付之所司制一定而不可踰也故雖有過人之材出羣之力高世之智擬乎封君之富而亦無敢越厥志禮一定而不可紊也故四海猶一家而千萬人猶一身惟其有定業也是以無職事者出夫布惟其有定式也是以輪人輿人弓人廬人車人梓人之攻木築氏冶氏鳧氏櫟氏段氏桃氏之攻金函人鮑人鞞人韋人裘人之攻皮鍾氏筐人幌氏之設色玉人榔人雕人之括摩陶人旒人之搏搯其爲師者不煩而其爲弟子者有成分定

也是以用則行而舍則藏得不喜而失不戚守定也
是以可生可殺而不可誘之以利劫之以勢定運也
定形也定理也此天地之所以宰萬物也定職也定
法也定制也定禮也此人主之所以宰天下也定業
也定式也此眾人之所以擇而處之也定分也定守
也此君子也所以自強也而皆爲學之當務也念吾
之生也幸而爲人早夜孜孜勉勉求踐吾形盡吾性
安吾分毋易吾所守不吾用也則業吾業終焉如其
用吾則垂紳端笏人主之前立不易之法建經久之

制損益一代之禮翊扶天地之運以舉吾職庶幾善
學者哉雖然操舟以入海必定之以指南夫然後克
有所底止而況學者如之何其可無定志也故傳有
之曰知止而後有定劉君倘不以余言爲老生之常
談則請以爲記

清風幙記

金華府經歷廳事之後舊有軒焉廣平馬君爲經歷
之又明年始葺而新之以爲宴休之所地不改闢而
勝戶不易鄉而做城之北芙蓉諸峯不障于睥睨者

一舉目可見環以喬木左右映帶囂聲遠遁野興橫
生君時從僚友集處其閒油然不知日之既夕凡坐
乎軒中者如坐大山長林之下未有不灑然者也太
守鍾君曰是宜名清風幙旣而告余請爲文以記之
余觀鼓萬物以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者無過乎風而
吾祖文忠公以爲風也者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爲力
故不勞形生於所過而不自爲形故不窮夫如是故
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爲德摧敗草木而天下不以
爲怒嗟乎豈惟風爲然善爲政者莫不然聖王之於

民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生之而不庸殺之而不怨
蓋得風之道也而君子法之曹參用蓋公之言以治
齊而齊大治者其不出於此乎金華雖劇郡然其山
水清遠其習俗淳厚其君子貴德而賤利其小人尊
吏而畏法凡爲郡者率以風流文雅談笑觴咏爲事
方國初用兵東南常倚金華以爲重大將相繼於此
治軍實以平勾吳定於越攻七閩自是郡守以下勞
於營職窮日夜不休茲軒直尋丈耳葺之猶不暇尙
何暇能雍容自適如故事哉豈其材皆不足歟慮民

之難擾懼事之難集不臨之以聲威則馭之以智巧
皆務出奇而莫知行其所無事也而欲庶幾昔人之
雍容宜其不可得哉惟二君之材賢既足以相濟而
又能協其志順其俗乘其時而施其政一切除去苛
媯而與之相安於無事以故不勞而治然後因其餘
閑葺其庭宇而與僚友退食之暇講求政理焉商確
古今焉委蛇以自適焉郡之人聞其愉愉以適於斯
也咸樂然相告曰自軍興郡無此風且二十年矣何
幸於今復見之斯世其小康乎侯其遂與我休息乎

我等其將優游以卒歲乎此與聞其鍾鼓見其田獵而欣欣者奚以異蓋君子之風善爲政之傲也向使政未平訟未理田里未安雖有燕閑之地誰與適此而亦安能獨適哉故一軒之葺於二君之政雖不足以爲損益而其爲郡不煩綽有餘力則可槩見也已矣余喜二君之政成嘉斯民樂與之同樂而又恐有力者將奪二君以去也故述其大節如此庶來者登其軒聞其風慨乎想見其人以其所以治郡者治郡則民之於二君雖至久遠而猶蒙其庥也而斯軒者

亦將托以不朽乎

聽松樓記

嶺門在平陽縣治之南一里其地介乎東山九鳳兩山之間林氏世居焉卽其居之左作樓以奉其親則余友敬伯也余嘗與客過之入坐樓中俄有聲若潮洑至而波濤驚也若雨雹交作而人馬並馳也若筦磬絃匏之雜奏而合止以柷敔也徐而察之則環樓皆古松柯葉彌布若車蓋蒼然際天望之有太古之色風颯然南來觸之動之撓之而紛披而凌亂而參

錯而爲此聲也客顧謂余曰美哉颯颯乎疏淪世之
汙獨以快一時之懷有不在茲乎而孰橐籥是而孰
吹噓是其出於風也乎哉其出於松也乎哉謂其出
於風耶風行乎蒼莽之間方其未與松遇也曷嘗有
聲哉謂其出於松耶松立乎巖壑之際方其未遇風
也曷嘗有聲哉由是言之謂聲出於風不可也謂聲
出於松亦不可也謂出於風於松皆不可則果安出
耶余曰子未之知耶物之無形者非風而何物之有
形者非松而何凡物之在兩間有形者實無形者虛

虛者實者相值也相搏也相磨也相激也而聲於是
焉生故橐無聲鼓之而有聲管無聲吹之而有聲唯
風與松亦然故風非松其聲無所托松非風其聲
無所發聲出於所托故其清濁無常聲出於所發故
其作止有時然則謂之出於風可也謂之出於松亦
可也人籟乎地籟乎天籟乎敬伯父子朝夕披襟而
坐隱几而聽其審之矣子其質之固不必起南郭子
綦也敬伯父子其豈非莊周所謂心融者乎神凝者
乎不然自有此松卽有此聲函胡清越洋洋盈耳聽

之而不聞過之而不顧日不知幾千百人而其聲自
鳴自息於天地之間不知幾百載矣何獨敬伯父子
聞焉顧焉樓焉而聽焉窮聲之狀足耳之欲飄若蟬
蛻而撫有宇宙焉敬伯作而曰先生之言至矣吾親
嘗名吾樓曰聽松請書以爲記

聽泉樓記

永康縣北三十里有山曰方巖峰巒峭拔林壑幽邃
泉流其間而峽束之而崖瀉之而竇泄之而窪內之
而石扼之而木梗之而聲出焉或大或細乍疾乍徐

既清且園發天然之律呂寄遺音於澹泊非清廟朱
絲之所及也胡君濟源過而聞之恍然不知泉之聲
而疑有若作樂山谷中者曰異哉此孔子聞之於齊
而三月不知肉味者又何爲而在此哉徐而察之則
巖壑中皆流泉迴轉激觸而爲此也倚杖臨聽戀戀
不能去乃卽泉之涯構樓曰聽泉起居飲食常在乎
是霜晨月夕凝然端坐窮泉之聲足耳之欲而自適
焉或者以爲陳六代之器絃匏三百五篇雅音之風
灑豈特泉之比乎聽者且猶坐睡焉而況山中之泉

琅然有聲鳥足以悅耳而濟源聞而悅之至於作樓以聽之雖其嗜好與人殊也抑豈非僻乎濟源以告予予復於濟源曰詎不聞乎非有度數而鈞節自成此韶之大全也故曰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嘗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乎天地之間而凡有聲者皆吾筦磬匏絃也獨泉虬哉然世之人方汨沒於淫哇而聽者誰歟縱有此聲無此耳吾先祖所以興歎於水樂也今濟源獨寤寐咸韶於數千百年之上追伶倫后夔友其人於冥漠一旦聞泉聲入而心融

可謂審於音矣是其中必有所得也不然泉鳴幽壑
響應空山過而弗顧聽而弗聞人日以數百千而泉
也自唱自和於寂寞之濱不知其幾千萬年夫何獨
濟源顧焉聽焉而不厭焉其得乎天爲何如也然則
濟源延州來季子之徒歟東郭子綦之徒歟雖然方
濟源聽之而有得也濟源口且不能自言而況夫人
乎則濟源之所以聽泉者將誰知之何怪夫人以爲
僻也彼雖吾僻又何病焉適吾適而已矣適吾適也
吾不知老之將至矣又何病焉濟源咲曰有是哉乃

歌曰今夕何夕得聞簫韶起而視之空山寥寥草樹
不驚明月中宵有聞無聲流泉漉漉后夔已矣師曠
莫招聊樂我心於焉逍遙

皆山樓記

武義西南行四十里至俞源俞源隸括之麗水在其
治之東百有九十里介於羣山之中其地方廣數十
里山聯絡無間斷其溪折行山罅間不見首尾皆自
高趨下初於山隙處遙望見謂是瀑布其田皆墾闢
山陞爲之累石以爲畔岸高高下下秩若階級其路

皆側逕緣崖懸磴臨流如曳練隱見木末其民居多
負山而因山以爲垣墉散處凡數百家族大而望於
鄉者曰俞氏其居第之址於眾中夷以衍然其四面
之山若望雲雪峯九隴之屬亦高出屋危而俯窺几
席也余嘗出其途山之雄尊深秀婉麗端重傑特峭
拔不知可方終南王屋五臺峨峩三峽赤城雲門五
老羅浮與否觀其高薄霄漢者潤含雨露者蛟龍翔
者狡獬蹲者旗幟舒者屏障轟者劍槩攢者芒角露
者騰欲上者俛似窺者環若衛者拱而揖者馳而赴

者輳而集者離而分者屬而合者將仆壓者欲攫噬者立者偃者仰者槿者窪者突者顛者顛者使人神駭目眩不暇應接亦奇矣哉而往來之人弗之奇也況於土著者乎少則矜之多則厭之頻見則輕之倏遇則貴之此人之常情也俞氏之彥原善生長乎其間朝莫起居食飲接於目者無非山也意其輕且厭之矣顧乃若未嘗見山者至於作樓以臨以觀是何其情與常人殊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君子之於樂貴乎自得使其其中無得極天下之尤物方其快意無

物與易忽焉情遷未有不厭者也使其中有得極天
下之微物以適吾適無所不可雖至沒齒又何厭之
有哉原善之於山也其得諸心者歟不然何以能不
輕且厭耶且夫朝陽夕陰春雨秋露風雪冰霜烟霏
雲霞變化不同而巖姿壑態亦不同雖窮天地不能
盡其妙也又豈一覽而能發其秘哉然則原善亦將
泝乎有物之初而求於一氣之始以徐觀夫千古之
變也如此則審與常情殊矣原善與其季原遂原吉
原禮皆高尚其志無慕乎外欲知其人尙於其所樂

觀之

三然樓記

人之生有耳目有心志有神氣曰耳目吾以之爲用者也曰心志吾以之爲主者也曰神氣吾以之爲幹者也爲吾用者隘則陋故欲廣吾視聽爲吾主者鬱則昏故欲適吾意趣爲吾幹者勞則耗故欲安吾精爽豁然則視聽廣矣悠然則意趣適矣恬然則精爽安矣視聽廣然後用行意趣適然後主尊精爽安然後幹強故豁然所以養耳目也故悠然所以養心志

也故恬然所以養神氣也養生者安得不兼務之有以養耳目無以養心志是養其外而不養其內非善養生者也有以養心志無以養神氣是養其性而不養其形非善養生者也耳目而耳目養焉心志而心志養焉神氣而神氣養焉則可謂善養生者矣此張氏三然樓之所以作歟張氏世家平陽登瀛里作樓里之小屏山下則思中也樓爲屋三間中間北鄉名豁然東西間皆南鄉西名悠然東名怡然於是人號曰三然樓思中嘗與余登焉坐乎其中一望數千百

里高者下者洪者纖者峙者流者動者植者皆几格
間物也而吾耳目得所養焉入乎其西碧梧丹桂杉
松檜檜蔚蒼成林掩映軒戶清風不動爽氣自臻林
景陰翳疑出塵境得也失也休也戚也榮也辱也皆
不足以累我也而吾心志得所養焉憇乎其東方床
髹几可据可隱解衣岸幘或偃或仰書插架而忘披
琴掛壁而忘彈無思無爲無將無迎榮衛之周流呼
吸之出入不知其關鍵橐籥之在我之在天地也而
吾神氣得所養焉乃始知思中命名之意非偶然也

余與思中蓋異方而同得矣嗟乎養吾外吾內吾性
吾形以養吾生余每恨無以得之今不下階不終日
而兼得之於斯樓然則斯樓其道山乎其春臺乎其
壽域乎美哉樓乎其爲足以永居乎思中著書自足
於世寡求視富貴勢利斂然退避惟恐爲所挽而斯
遊斯息若將終身焉此其所得爲何如哉世豈無朱
甍碧瓦以爲麗雕檻綺疏以爲美姬妾以爲貯管絃
以爲娛醴鮮以爲奉彼視斯樓孰不自以爲雄也然
蠱聰窳明而爲用者喪焉快情極欲而爲主者溺焉

淪精奪魄而爲幹者伐焉余見其未有以養生且先
戕其生矣又奚待較而後知其非雄也思中屑以此
易彼哉其賢於人也遠矣乎

冰壺軒記

始余識魏郡鍾侯於京師後四年侯移守金華獲再
見焉辱不鄙而謂之曰我以冰壺名軒舊矣子其爲
我記之竊以爲天地之有水猶其有道也道在天地
間人能凝之則人與道一而道爲人所有矣壺之於
水也亦然凝則水與壺一不凝則水自水壺自壺焉

能有水哉是故道凝之謂德水凝之謂冰今夫冰瑩
然無瑕湛然不滓皦然可鑒世之能薰灼人者其氣
燄未有甚於夏之日之烈者也雖金石之堅剛無不
流鑠惟冰於其間凝冷固自若也當暑而出一壺焉
挹之者不知炎熱之切於肌膚而渴者以蘇躁者以
靜甚矣有似乎君子之德也以時藏焉以時出焉藏
之密焉用之周焉則陽不愆於冬陰不伏於夏風不
淒於春雨不苦於秋雷出不震霜雹不爲菑癘疾不
降而民不至天札夫聖人之參贊變理也固非徒冰

之是恃然周公作豳風必謹著之仲尼修魯史無必
書之又常不敢以爲忽者蓋一藏一出亦有助於陰
陽之和寒暑之平也凡此又有似乎君子之用焉是
以有志之士不獨於冰比德而其致用之功亦所尙
也今鍾侯以之名軒豈非有志之士乎兢兢乎懼道
之在我者不能凝也而孜孜乎其務學也休休乎其
寡慾也定其心而不使動於貧賤富貴也持其志而
不使撓於毀譽榮辱也臨之以利害禍福而其守不
易也眩之以是非曲直而其聽不惑也則侯之體冰

以神明其德可謂能矣昔者侯佐繁昌尹祈門知下
邳皆當百戰之餘念其民厭苦憔悴有甚於焚燄也
宣上之恩德以涵煦之簡徭役以休息之平政令以
生養之於是創殘窮敝之屬莫不灑然如當暑之挹
冰而安於田畝間里以樂生興事故侯之於民也猶
冰之於夏日也豈惟二縣一州之人夫人其誰不愛
戴之而所至遂以循良著稱侯之致用如此於侯之
抱負百未施一焉其與出萬壑之冰以一壺固無以
異也而其惠利之於人亦豈小補哉然以余觀之侯

豈久外者朝廷且將疇其民庸如漢之黃霸徵入大用之則夫所謂盡君子之用者詎不於侯見之乎余知侯之志有在而亦以此望侯也故不辭而爲之記

湘南清趣軒記

譚君濟翁潭州湘潭人也今以温州衛中左所鎮撫戍平陽治書室於廳事東南隅扁曰湘南清趣而屬余以記余謂君曰荊州之域山川之勝甲於南方而湖湘之間山益礚礚水益深緩登臨指顧之間清邃奇麗之觀無不稱遊觀者焉足以寄高懷而發逸思

是固然矣今君撫軍平陽相望半萬里不啻道路如
彼其修阻也山川如彼其邈悠也則所以成君之趣
者曷從而得之其誰復信之以斯名也揭斯軒也不
已誕乎余方疑焉顧使記之將何以爲記君曰子知
軒之名而未知吾所以名吾軒也自吾去故鄉而居
金華而居平陽邇來三十餘年矣上世之邱壟先人
之敝廬曷嘗一日不往來於心維桑與梓嘗接於目
自公而退假寐軒中則徜徉蒼梧之野陟降祝融之
峯仰九疑之聯綿俯九江之浩渺聆洞庭之九奏楚

女舞以傳芭湘靈出而鼓瑟倚斑竹想二妃歌橘頌
企三閭采澧之蘭沅之芷而延佇夫重華悠然立契
矐若平生雖處乎一軒之中而浩乎有湘南之趣形
神泯焉志意適焉飄飄焉栩栩焉休休焉及乎覺也
吾身未嘗往而吾居未嘗易也蓋吾之趣無遠無近
無彼無此無今無昔混而一矣爲是揭斯軒以斯名
又孰得以爲誕哉余因悟曰我求之迹故以湘南視
湘南君會之心故以非湘南視湘南非湘南而視同
湘南此之謂不物於物不物於物則其趣固天趣也

大凡趣得乎己者已知之人莫之知也得乎天者天知之雖已亦莫之知也然則君之趣余何足以知之何足以言之於是相視大笑記其說壁間俾同余疑者祛焉

臨清軒記

魏晉以來書之妙絕可喜者亦眾矣而論者必曰右軍曰大令是則古今以書名世者豈復有加於王氏父子乎其父子之書當時尊之後世讓焉豈一朝一夕之力哉右軍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其所至皆

有墨池則其平居勤勤於書可見已故曾南豐記其
臨川墨池以爲右軍之書晚乃善則其能蓋亦以精
力自致者非天成也於戲書雖一藝臨學之家固可
以不力哉此仲聞之所以日孳孳也歟仲聞故元翰
林侍講學士陳公元達之仲子也侍講至正間爲宮
僚以善書極爲儲君所敬禮儲君聞其退朝日必臨
真書千字草書倍之以爲常多其能勤也作臨池三
大字旌之侍講乃爲臨池軒以侈寵賜禮部員外郎
程以文實記之則侍講之書獨步當時豈偶然者仲

聞幼傳家學邇來字畫亶亶逼侍講矣僑于平陽鳳
山之下治軒以遊息取名賢墨迹石刻朝夕心慕而
手追焉因扁曰臨清軒間來告曰吾之書固不敢望
先人若先人之專志則嘗見之矣夫人猶勤而況於
吾小子乎今吾臨流而學之不輟使水之清者變而
爲墨則吾書庶可不失先人法度此名軒之意也願
先生爲我記之諺不云乎有志者事竟成桑維翰累
試累黜主司惡其姓故也或勸之更姓維翰指鐵硯
曰硯穿則吾改吾姓後迄登第致位宰相豈不以志

哉維翰大節無足取乃若其志則可尙已觀仲聞之
言不亦有志之士歟操之而不舍益以精力自致吾
見仲聞之書雖古人可無愧也豈惟足以媲美侍講
人其有不以稱王氏父子者稱仲聞父子乎臨清軒
不獨並臨池軒以稱且將與墨池並存矣雖然陳氏
故宰相家忠義莫加焉其在元也百年之門戶嘗鼎
盛矣而侍講尤以文學名節重于天下吾之望於仲
聞固不止乎書而仲聞宜勉焉

蘭芳軒記